

张奕辰谈收藏印： 用印是一门严谨且高深的学问

7月28日上午，“大师说”系列活动之公益讲座第三期——张奕辰《千秋剧迹，偏证红泥——说书画收藏印》在扬帆美术馆举行。很多人收藏书画，但是对于收藏印不甚了解，记者为此专访了张奕辰，和艺术爱好者们共享。



张奕辰在做讲座。

人物简介

张奕辰，1961年生，浙江奉化人，先后师承陆天波、徐银森、高式熊、余正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西泠印社社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。

篆刻作品曾多次入展中国书协、西泠印社等主办的全国主流展览并获奖。现为《中国篆刻》副主编，台湾《大观》篆刻主编。出版有《百篆楼刻心经》《中国篆刻百家·张奕辰卷》《张奕辰印痕》《赵叔孺印举》，合编有《赵叔孺书画全集》等。

艺术观点

张奕辰认为，个性是主体自觉的表现，他尊崇赵叔孺“儒雅高贵、书生意气的名士风骨，以古为新、兼容通达的艺术风貌”，钦羨王福庵“谦恭平和的为人”和“节制精严的印风”。长时期的修为使他面貌平和、性情温良，所以能够创作出许多工细清正、贞秀古雅的佳作。



绳墨
(张奕辰篆刻作品)

A 收藏印是“作者与藏家的信据”

古往今来，凡收藏鉴赏家，大都喜欢在他们收藏或鉴赏的书画作品上钤几方古雅精致的收藏印，红泥留影，朱墨灿然，“作者与藏家殆亦皆以是为信据。故物之真贋，时之先后，胥可凭以判断焉（叶恭绰《明清画家印鉴序》）”。收藏印的重要可见一斑。

一般认为，由实用印章到篆刻艺术的转变，最初是由印章参与书画鉴赏开始的。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，最晚自唐代起，印章已常用于书画收藏鉴赏。如唐太宗的“贞观”连珠印、“翰林之印”等。除这类官印外，还有许多私家收藏印记，如徐浩用“会稽”印等，皆为“识鉴宝玩之家印记”。

五代、两宋以来，收藏、鉴赏书画远较前代活跃，士大夫阶层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已成为普遍风气。所谓“上有所好，则下必有甚焉”，凡书画、古籍、碑帖、善本多见藏家印记，无论公家还是私家，均有专门的鉴赏、收藏印章。如宋徽宗赵佶有“政和”“宣和”年号连珠印，蔡京有“蔡京珍玩”印等。

进入元、明以后，文人对印章的兴趣表现得更为浓厚，他们将印章用于书画鉴赏，并将印章创作推向一种精巧、细致的模式。

书画创作向来为风雅之事。所以，凡署款钤印中出现姓氏，一般也用古雅的别名。如赵姓的郡望为天水，故赵孟頫有“天水郡图书印”，赵叔孺有“天水郡印”；陈姓的郡望为颍川，故陈佩秋有“颍川”引首章；徐姓的郡望为东海，故徐悲鸿也有“东海王孙”印。

B 用印是一门“庸手无法措手其间”的学问

收藏鉴赏印在使用时，应从各方面加以注意，如形制、内容、位置、印泥、手法等均须用心揣摩，殚尽心力，务求精到。

一般来说，收藏家们大多眼力较高，对用印较为讲究，盖印的位置也较为妥当，所以，作品经他们之手加印后，一般都能锦上添花，亦可以作为鉴定的凭证。

比如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书画鉴赏能力尤为精湛，为当时同辈中的翘楚，他在《书史》中记录了许多鉴藏印。此外，他还论及治印与用印的问题，如“印文须细，圈须与文等”。凡是经过米芾收藏过的书法名画，上面都有他的印记。故宫所藏褚摹《兰亭》上，他一连钤了七个印。

但是也有珍贵的字画，被一些自命风雅、好古而不识古者胡乱题跋用印、貽笑大方，甚至使原作不堪入目。乾隆皇帝便属于这群人，他占有欲望特别强，在他统治的六十年里，全国传世的名迹基本上都进入内库，并进行鉴别整理。乾隆的收藏印也非常多，达几十方，常用的有三玺、五玺、七玺，并且由于考据轻率，鉴别未精，往往真伪颠倒而貽笑大方。

据传，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作了许多诗、题了若干次，后来得到真本，不好转圜了，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字，说它是伪本（见启功《书画鉴定三议》）。上海博物馆《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》中的钱选《浮玉山居图》卷，所钤收藏、鉴赏印多达三百余方，其中引首、隔水及跋尾处达二百六十多方，而乾隆在该画身跋诗外，还钤上“古稀天子”“乾隆御览之宝”“石渠宝笈”“三稀堂精鉴玺”“宜子孙”“乾隆宸翰”等十方印，其兴之所至，一味钤盖，且所钤位置多有失当之处，以致严重地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效果。

由此可见，题跋用印是一门严谨且高深的学问，须十分审慎，而不宜草率，诚如徐建融先生所指出的：“庸手是无法措手其间的。”

C 名家多有颇具意趣的收藏印

作为书画家兼收藏家，张大千用印最为讲究，他本人也善治印。他的收藏印中极少藏字，一方是“大风堂珍藏印”，一方是“藏之大千”，意思其实是“藏之大千世界”。因为张大千知道，字画的私人收藏，很少有能长久拥有的，更不可能“子孙永宝之”。因此，张大千的收藏印只是表明藏品曾经一度为他收藏。

一个收藏家必须具有鉴赏功夫，才能辨别真伪优劣，保护真迹精品，使之流传后世，著名收藏家钱镜塘就是这样做的，从他的收藏印中便可窥见一斑。钱镜塘收藏的印章十分丰富，有唐醉石、陈巨来、钱君匋、高式熊、吴朴堂、徐云叔等名家之作共六十五方，多为难得的精湛之品。他还对海上画坛巨擘任伯年十分推崇，并特地请高式熊、吴朴堂各刻了一方“钱镜塘鉴定任伯年真迹之印”，博得了“海内外藏任画第一家”的美誉。

吴湖帆以画名于世，被誉为“为三百年山水画开一新局面”。他的收藏经历与其夫人关系密切。吴夫人潘静淑在鉴赏上往往有独到之处，有时甚至连吴湖帆也自叹不如。夫妇俩伉俪情深，吴湖帆专门请陈巨来刻了“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”“吴湖帆潘静淑鉴定”印。遇到重要的书画作品，他总要征询夫人的意见，再盖上这几方印章。

沙孟海曾在《印学史》如此评价收藏印：“大抵唐、宋诸印篆法稍疏，元、明以后渐求工致。鉴藏印的发展过程，大有‘后来居上’的倾向。”

随着人们精神生活的提升，书画收藏印也必然随着书画收藏热而广受收藏者欢迎，那种精微、典雅、静谧、悠闲而又不乏机智的一方小小的印章，更多展现的是人们高尚和谐的精神境界。

记者 陈晓旻 实习生 胡心宁